

常德文徵卷三

序

唐

李

白字太白
成紀人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花源序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爲
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義皇國可萬
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艸
木有知而萬象垂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
連不得不蹈於東海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昇先覺夫指

常德文徵

卷三

一

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
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
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苑藏仙谿
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
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爲一天卽今扁舟而行笑謝人
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歸來青山一去而誰往
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宋

呂南公

字次儒
南城人

贈武陵翁詩序

武長楚仙鄉冀姓望焉翁者艾之總名也余論斯人野逸平
和而喜事欲其別于流俗之序字故緣望以稱之昔余幼時
聞翁以治折傷有名云嘉祐中縣尉羅彥補迎轉運使于撫界橋
時驚墮彥輔肱髀骨破肉裂塌然不能運動翁爲治之旬
日而愈其效類爾園南城境乃至鄰數百里折傷者必責愈
於翁無不得其欲者翁家道傍無田桑封殖獨種庭竹千竿
資醫養十口泰定不乏行旅過門踵相交翁遇之皆有理致
無不得其歡心者其接儒生最謹鄉之人莫及也余聞如此
及余羈游去故園則過之與語信焉視其屋壁既有題詩贈
之者矣自是出歸每過之而壁詩歲加多且滿熙寧八年余

常德文徵

卷三

二

與友兄黃顯翁還自郡翁酌酒於前楹以醉相邀逡巡自道
老夫無事於文墨而才子誤遺以好辭吾不知其益乎否也
吾里人未嘗賞此皆以爲不若蔬根稻糝之宜拾也吾不擬
同之孰能爲我說以解謝之乎黃兄舉醖以屬余余蓋許之
而未暇于今七年矣黃兄不幸墓木已拱把而翁朱顏日
康強如舊其求余說也滋勤嗚呼豈其誠知文之工拙不費
窮達矣乎夫古之所謂鄉之善士亦何流品之限題之以內
外之分焉矣耳以今考之倉廩愈實而禮節愈廢衣食愈足
而榮辱愈昧豈不識字者然哉若翁之所成不拒不要不厭
所處之境而希雲翳有所不至而不失其平始焉

不於高謂之善事謂之喜事之豪其可矣乎必不知矣

明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州人

於大夫集序

於大夫出某詩文若干卷而屬余序之且曰庶有子而有聞於後乎子謝不敏記癸酉冬十月余解楚臬而東去武昌之十五里舟焉大風起江上怒濤拍天聲殷殷若雷霆帆檣之跡盡泯而忽有一葉若滅沒於濤間者一偉大夫虎鬚虬鬚冠纒冠衣鹿裘以刺自通曰武陵於某余故從吳明卿識君

常德文徵

卷三

三

名而異之於君坐定乃曰嚮者欲東見子於吳而不可子幸辱臨楚而欲見子不可今子去楚矣可以見矣雖然洞庭之為濤怒於江上倍也而吾陵之所觀一二舟必漁也今吾所漁於子何也余益異之為呼酒語竟夕所談藝文自先秦西京建安開元升降之格諸子百家之趣以至二戰虛寂之異同因果權攝經傳藥物之粗山川之奇瑰風俗之羯羗神鬼幻變之狀俠客博徒之好稱官巷俚之所紀蓋起響應而不可窮沃之以大白則醉醉則歌其聲破杳渺而上雖以大風怒濤之勁探之而不能奪蓋三日夜而舟始發於君尤不

彭蠡窳匡廬五老之勝而舟子

書會乃別其明年冬余自太僕出撫鄖鎮過睢蔡之墟則君
同嘗爲令與守之地相去二十餘年而其士民猶能談君之
政若新凡君所謂政不必盡用國家令甲與古循史之舊而
觸事與便往往曲盡其妙所上吏計必最璽書且旦夕下而
不忍以千石之重奪太夫人一念竟掛冠歸及余至鄖而頗
有談前孫中丞山甫事者則嘗致君於鄖館穀之彌月相與
切劇理學甚至余竊怪君所三日夜語而不及此何也久之
余微知君謁太和因禮君以山甫例而要之來則爲飲飲亦
劇談如江上益自落穆世外挑以睢蔡之政則不答間及時
務黷兵計或慷慨立髮嘆咤彈指庶幾吐其胷中之奇甫及

常德文徵

卷三

四

半而遽收之類有懲於吻者一日余搜其橐而得所纂諸先
生格言讀之則山甫語獨多而其大指乃在實學實行以究
乎倫常之極卽世最所慕說千古不傳之秘君必自爲體証
果有合而錄之書餘不盡爾也余用是心服君而君亦不盡
酬顧出其所謂詩文者而屬余君材甚高氣甚完雖不沾沾
於古然外足於象而內足於意文不滅質聲不浮律以古
之亦少所不合者夫君於壯歲方自致功業棄一郡如敝
裘其偶卽空室而寄身於僧闕舟館之稅地出禪入元於一
切有爲之跡若無所縈其念而尙不能釋然於詩文何也君
業已進於道宜無事余言余亦不能以一端名君始因君

而叙其所以請異日而質諸山而以為何如也

張師翁

常武課餘二集序

予守鼎二年四刻試士牘及夏而諸生赴省會合試予校四五六月課之尤以行甫殺青而賢書至牘中士無一入彀者客曰是未可以已乎予笑曰不然卿自用卿法如向目之不同我與我周旋覺神明之默許主者即不我信我獨不信諸士乎諸士即今不能盡伸所信我亦不自信乎且夫以譽至而加膝以譽不至而墮淵以目論而詫為空羣以耳食而夷於驚劣是毀譽終無已時為我所譽者不亦難乎我惟自恃

常德文徵

卷三

五

其特操有以今日也假令突梯滑稽如韋如脂以取世資即尊懸可坐致矣安能隨牒平進默默低眉就此乎諸生素業伊唔黠竄之勝其任為愉快乎憶長安輦上貴人有徵不佞治鼎狀者其鄉紳曰徵聞太守魚魚雅雅修子墨筆卿為觀美碌碌無他奇也貴人語予有之乎予對曰是何敢當竊愧南郭先生吹芋菀飽彼其赤芾不遂詒譏問與諸生齒頰及之且太守故由抽張進舍此寧有奇豈微無奇即有奇太守非勿敢以奇治郡也雖然鼎山水奇士奇試牘抑又奇太守非九方歎士則齧膝乘旦也異日使王良韓哀執靶附輿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入極蹶如歷塊太守之奇在此寧嫌自伐今

當蘇君時何敢言序其文而藏之篋

常武課餘序

不佞既刻錄考季考二卷代諸生問世郡務希淵賓從罕過
官文書之暇是天私我以餘也善精餘者思有所以用之乃
一意討論諸生之文加藻修焉或者曰官先事人與事相隨
也天下無無事之人安得有無事之官謝一切執掌佔陣伊
陪作老博士匡坐讀書乎哉夫簿領非能俗人有厭念簿領
之心卽俗人也文字非能韻人有攀援文字之心卽非韻人
也予曰未拂扶桑而坐堂皇延見吏民間疾苦條對當路檄
下所司各有籍日可隅中而稍愍熙熙如也亭午升散暑如

常德文徵

卷三

六

初儀日未入虞淵而歸息乎郡齋于于如也此一餘也是予
閒適行散之時也以吾閒適行散之時作他山之石攻諸生
之玉疏其滯擊其蒙拔其尤商確其所未至一室之中如進
逢掖與聖賢對語無非事者無寧使人謂教者政之餘也文
者行之餘也學者仕之餘也童子者諸生之餘也月試私試
者春秋二試之餘也不亦善乎集初欲名之序錄蓋遺士之
法莫備夏禱夏名詳載孟氏周人養老后教民士猶之未在
鍾鑪間也殷序習射則賓之矣今之歌鹿鳴稱賓與焉決拾
飲而弓矢調射夫周而四鑣樹觀者如堵牆中雋者曰無
無傲此則士之事也射必有志志在於鵠精先鐵往全力

之荆楚人深急膽決而氣剛夫急則耳目易變剛則勇往
前讀吾課餘或張之侯矣其必有動也夫

送桃源劉令公擢耀州守序

令難楚令尤難楚令難桃令尤難然不足難劉公者何也人
言劉公清公曰胡清乎爾我因糧於畝因蔬於市因鮮於溪
每退食未嘗不果然也人言劉公慎公曰胡慎乎爾我筦鑰
之以時啣勒之必謹針芒之無漏每放衙未嘗不由然也人
言劉公勤公曰胡勤乎爾我朝修其職晝攷庶政夕序其業
每至夜分未嘗不計以期無憾也安得此長者之言而稱之
哉予嘗習公聲跡甫下車也兵諱於鎮尊王者議清千乘之

常德文徵

卷三

七

賦桃不及格公首斥俸薪既捐金矢橐垂洗矣解章服束帶
雜簪珥付質庫家幾幸免於鑄秩公不言桃之人不知也大
凡郡邑之美於山川者土田多磽瘠而旣脫富人文者其君
子尤浪自喜其小人多武斷而益之以游閒桃則壤不知其
何如而陂塘污痺之所鍾聚高歸下之所導汁肥自穢失之
履霜非公外柔順而內文明烏覩所爲寧宇哉此桃之人所
不肯言當事亦未必盡知也蓋公之令桃也可五年無一地
不伏危機無一日不投險阻無一人不操戈相向無一事不
反唇相稽至天久而人定事久而論明弱者德之強者心折
之橫逆相加遺者愧之而公亦擢守耀州行矣州於監司守

俸之庭尙不無折腰相贊勸也又無臺瓊後賢張吾之勢折
貴人之角度非所以酬公但耀左馮右扶爲漢祿祠重地有
紆綠衫奉槐簡之二令受署於公之庭天子望公殊不菲薄
願公無忘集枯時人者亡之契也施者受之衡也公去令不
遠故知其恕施加勉焉可也予亦無忘常武交儆時美其成
持其末宜家而教國不言而成谿內史之勛名爛於花源斯
拱而埃之矣

花源大社序

自洞庭而西武陵溪桃花源最大然武陵記學士家不多有
桃花源以五柳先生故最盛傳世之至桃源者少而夢寐慕

常德文徵

卷三

八

悅糞得一當者少卽世之真能問津與至而真見桃源之面
目者少而因五柳之詩之記神游其良田美地桑竹阡陌迥
絕人世蓋文字之權其重也久矣嗟乎洞天福地仙窟靈山
曠劫以來閱世者也肩而不開乍現而閉若巧以供文人之
描畫而所謂文人者非有喬松之壽安期洪崖之大年也忽
然遭之耳輪目廓之外忽然寫之筆花墨氣之中乃洞天福
地仙窟靈山若借手口於速朽速化者以廣大長久其傳世
奈何目攝文人相謾無益殿最而欲東之高閣也哉予嘗謂
文人與山川相獻而酬者也雲烟與筆墨相接而生者也千
古而下誦草榮節和木衰風厲之詩飄飄有凌雲氣桃之人

歌於斯笑於斯聚國族於斯呼吸可通帝座而况孝秀譽髦
無待而與者乎予友桃源江伯通闕公上官法護輩部勒
賓客結爲大社不忘厥初爰付剞劂予得而讀之其解語而
嬌不言之媚則記中之芳草鮮美落英繽紛也其軌度夷易
跋翼矢棘則記中之土地平曠屋舍儼然也其言稱古昔法
謹愆忘髮鬚絕境與人間隔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矣嗟乎昔
日之桃源武陵人游之而不能有之太守能聞而知之而不
能見而知之今日之桃源在予四履猶之几席也往還辰沅
必有車轍馬跡辱與之游不至迷不得路又微與二三君子
申椒蘭之好品題其先資之言不第可擲檢南陽劉子驥卽
常德文徵

卷三

五柳聞之當爲色動矣

姚宏謨 秀水人按
祭副使

桃源洞集序

桃花源有無不可知晉唐以來記頌詠歌傳播人間恍若可
觀顧自漁人艤舟後迄未聞復闢其岩扃者豈靈異之跡神
物所秘數千百年間僅一見耶抑問津者之果無人也然余
則以爲桃源之顯晦係世道之污隆夫桃源非方壺圓嶠神
仙窟宅之比而昔人之居於斯長子孫於斯亦未必淩六氣
而飲沆瀣者流也夫抵避秦亂耳使上有明主輔以賢公卿
豈徭薄賦與民休息皆得以養生而送死則里居之衍衍何

遠不若深岩哉故夫爲桃源賦民者虐政也今天下承平桴鼓不警山澤之利民盡有之大山長谷耕鑿至吾意桃花源當爲垣途平川非復曩時之窮真矣昔人以洛陽名園之盛衰爲天下盛衰之候余於斯地亦云雖然楚地故多山幽潛閭寂九泥可封如桃源者何限今而後吏茲土者爲天子愛養斯民幸勿虐而駸之隱哉嗚呼可以風矣浙右馮君觀風武陵政先惠愛流亡來歸若水之於壑也以故山源雖洞開隱者絕跡斯地之顯於古而晦於今厥有自矣然猶於政暇手校桃花源集而授之梓意者欲存其故以儆有位而俾之勤恤民隱歟夫寄興烟霞脫畧世務者異日道也歷夏徂

常德文徵

卷三

十

秋梓人告訖工而余爲之引其端時則隆慶壬申也

陳珂 錢塘人
都御史

武陵志前序

武陵楚南上游之地左包洞庭之甸廉右扼五溪之要害沅江演迤於其南陽山雄峙於其北林麓蒼鬱湖水淵濬蓋古之黔中也漢初改武陵郡亦曰義陵東漢爲臨沅縣隋改爲武陵縣唐屬朗州宋屬常德府元屬常德路國朝因之志不可無也而莫或舉之豈固有所待也吾鄉應侯能來宰是邑迄再考百廢具舉政通人和願力暇用是敷求博取參互考訂而得其大凡乃屬之常德府學儒學司訓廖君珮別其義

例補其闕畧嚴其去取而折衷之志既成編將命工鉅梓以
傳會丁奉命董建榮藩有事茲土侯以同鄉之故徵言以序
之首詞意勤拳不可以不文遣粵惟古者天子而下列國皆
有史以紀志時事所以示勸懲也逮秦郡縣天下而國史廢
後世遂有郡縣志作矣至國朝則又有大明一統志以紀天
下之事郡縣之志所以紀一郡若邑之事也邑之有志風化
之關係良有攸在匪直考見其山川之形勝都邑之沿革田
賦戶口之多寡貢獻土產之異宜而已夫武陵古昔爲荆楚
之衝隔自漢以來不得爲通都然俗尙淡薄淳樸少宦情知
節義有虞夏之遺風其間人物名流固有珠履三千而豪俠

常德文徵

卷三

七

一時哀形九歎而骨鯁終身者有博學潛默屢辭徵聘天才
過人一代設宗者有克服五溪惠愛無窮同居數世孝義可
尚者撫卷肆目不能無思今懷古之歎是蓋一事之善固未
足以深論者若乃善卷身際唐虞固以天下讓而勿取冬一
裘夏一葛出而作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舉萬物不足以
櫻其心是誠如何氣象也昔者董子稱之堯舜德彰而身尊
善卷德積而名顯善在是則堯舜之道在是矣在唐劉禹錫
有詩謂踐先生之遺跡頌先生之高風貪者廉懦者立蓋自
勳華以及於今日矣至宋朱子記其祠亦謂先生之道不可
一日無苟得之以致君得之以澤民可使是君爲堯舜

便是民爲堯舜之民奈何淳風日降世道益遷交戰於富貴利達之場不知道德爲何物謂眾人熙熙如春登臺如饗太牢者奚限雖然所性無與於外物初無聖賢愚不肖之分也特上無所以教下無所以學氣習爲之拘物欲爲之累是故相去之遠始有千百千萬無算之等耳豈性也哉是志一作吾知家傳而人喻凡生於斯游於斯者思樂仰止感發而興起自有不可已焉者將見澆風日淳頹俗日敦絕巧而棄智見素而抱樸堯舜之治予謂可望其復見矣豈曰小補云乎是爲序

國朝

常德文徵

卷三

三

陳士本

武進人
巡道

桃源舊志序

修桃源縣志書成

蓋屬草者紳羅君人琮省成者令陳君洪

範也剗刷旣竣俾

掌故呈書示余且請爲序余讀旣卒業作

而歎曰令若紳豈

不誠賢乎哉夫禹貢不傳則九州之土宜

不辨周禮不紀則

六官之職守不明是以周衰諸侯皆去桓

下之籍漢興賢相

先收秦府之圖志之所係若是其重也今

桃邑當干戈爛熳

之餘百度雕劫之日戶口之流亡未集賦

稅之冗雜未清而

首以稽古爲事俾一邑之文獻斐然皆

以考其源流徵其

興廢豈不爲知先務哉

斐奕之譜言爲二藝者得心應手固不盡由於譜然而循繩引墨非譜則無以致其工爲縣者時勢異宜先後異績亦不能盡合於志而志之所載人物賢愚之跡禮俗豐儉之因民賦損益之端文質盛衰之故可以觀而得其大概之所存前有作者固可爲來茲之法戒後有繼者亦不能外先正之經營則斯志也惡可以已余蓋嘗有志於闔郡之志矣緣師旅煩興日不遑給是爲閣筆而兩君勤勤茲舉誠有先獲我心者抑余因是而有感焉桃源舊屬武陵其以是得名縣也以避秦人事傳也余嘗以使節之暇造其幽遠如淵明所記者亦屢暄遊人之屐矣卽所云田池雞犬縣令今得問其肥瘠

常德文徵

卷三

驗其稔熟而籍征之矣使再有苛政深山絕壁更在何處復得飄然以去也然則爲治於斯者顧名思義可以瞿然深省哉與其使吾民避而疑仙以長子孫付漢晉於不知何如使吾民還而爲氓以長子孫歌帝力於何有歟近悅遠來夫子所以驗楚吏也吾亦欲舉以告今之爲楚吏者因序志而及之康熙四年嘉平月上浣

戴朝幹 休寧人洞庭協副將

龍陽縣志序

古者列國有史世史職之故業不分而法小撓自諸侯變而郡縣國史之事則官斯土者任之蓋郡縣之有志亦猶

之有史事顧不重哉雖然能任斯事者不廣諮諏而深考核則病其無徵不經其邑之達人碩彥則不信不更歷數人之手而補藻之則眾善不備龍邑俗稱易治民尚淳龐邇自嘉萬兩修郡志而龍邑終鮮特志殘編僅存者什之一耳我朝定鼎以來職斯土者未嘗不欲哀集成書緣案牘殷繁有志未逮歲甲寅吳逆肆虐地當蹂躪之餘瘡痍未復司牧者惟兢兢以稱職爲幸不暇講此百十餘年什一僅存終不克睹其至豈非缺典也哉余以洞庭之役隨大帥督舳艫數百艘戮力王室誓掃妖氛賴

聖天子之靈克期底定旋以雞肋守禦此土輒與邑之賢大

常德文徵

卷三

十四

夫士論列今昔未嘗不樂其俗之淳民之樸山水林石之秀潔也然職居武途無牧字之責而邑之風土謠俗廢置因革不詳知卽知之亦不及載筆而彙籍之甲子秋裕菴蔡侯宰此邑始至問民疾苦手摩親鞠薄賦省徭訟簡庭清惟興廢爲華萃邑之人舉欣欣然有生至之樂矣調琴馴鶴之暇俯仰憑臨覽洞庭之浩渺觀滄橫之聳峙山川鍾秀代不乏人文獻匪不足徵如明之史公某袁公某我朝則有彭公某其最著者而邑乘缺焉不修無乃有土者之責爰進明經陳君一揆並邑中諸英彥而請從事其有闕而未備渙而未萃者斟酌參考咸鼓舞以襄盛舉蓋幾閱月而書成侯讀之喜

乃捐俸錢付之梨棗因屬余爲序余展卷巽然歎曰政在得人
亶其然乎夫以龍邑典章文物一旦燦然可觀非得賢邑
宰如蔡侯者不以長人自用諮諏而考核之其有徵乎乃得
明經陳君而爲政信矣二三君子復左右之衆善備矣以邑
宰而兼國史之事誠盛舉也乃今區宇升平要荒拱化

聖天子育德興行方將輯海內輿圖咸登
御覽異日者我侯報最闕庭獻版籍之殷繁呈山川之秀
美其嘉賚且在

帝心則所以宣上德而廣政教宜莫切於此志余謹忝同舟
樂觀厥成不敢以不文固辭勉附一言以自托於不朽云是

常德文徵

卷三

五

爲序時康熙二十有四年歲在乙丑

金庭獻

署沅江縣

沅江縣志序

余嘗閱天下郡邑圖志知楚南澤國也洞庭一湖延袤數百
里接瀟湘跨鼎澧巨浸稽天洪濤汨地日月若吞吐其中山
海經謂九水匯流沅其一也庭獻自涖任岳陽以來治稍有
暇卽登子京樓睇青螺十二覽竒觀八百思欲泛洞庭之波
挹湘江之勝求屈子所云沅芷澧蘭而一過焉庶幾快楚南
之大觀緣多務卒未遑也適辛未秋捧

檄來蒙滋士由星沙挽輕舟入境見地曠民稀環邑皆水一

望黃茅白葦至其邑則從古無城郭繞縣治而居者不過百餘家以竹代陶以漁爲業蕭條寂寥之象於楚南似爲最下大息久之未匝月適邑志告竣余取而閱之爲次其先後叙其簡端凡建置沿革之由物產土田之異學校壇壝祀典廢興之故與夫居其位者之能厥官產其地者之鍾厥靈璀璨藝林較若列眉焉讀荆公沅田桑柘可蠶耕君子其間恥射利之句又未嘗不歎沅之風有自來矣夫沅邑雖稱最爾自宋唐子方治此地而後以循良著績者不乏人邇來瘡痍漸遠復得良有司爲經理草萊漸以墾治厥田中下厥賦稱焉民雖拙於耕貪於漁而急公賦恐後俗鮮刁競之習士有絃

常德文徵

卷三

其

誦之聲生聚而教誨之自可與楚南諸大邑相頡頏今日之沅其果有異於昔日之沅否耶矧余之暫理此邑值清丈審造數大政屆期伊邇又如捐建義倉修葺宮牆方欲次第舉行無負一日親民之任後之君子覽邑乘而流連以相與觀厥成則沅水一邑志亦可與周官職方氏所掌同垂不朽云

高珩

字念東
淄川人

通源集序

自天地以至於有形有色者大小雖不同皆物也物之所以然者理也是以大學則曰格物而大易亦曰窮理或通其曉或究其極皆知之事也知之靈曰智也知之妙曰覺也人知

習者聖之所以始而不知聖之所以終也邵康節之爲學始之以詞章終之以心性而物理之學介其中蓋其始有所本而終有所歸者然也今夫聲之爲道至微渺矣非形之所得而倫也然而必行於氣非能自然也必制於器微之可以沁脾感心而大之可以發屋摧樹其力然也推而上之一則五行再則二氣而鼻祖究原於大極也卽風之無形而有形者可類推也世人不著不察天上地下萬物散殊習久而錮耳目不爲風曰是固然也是何殊問以菽粟所自曰倉籟所生也蓋世人或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吾之所謂不知者其驗甚奇如天下皆無耳則從來不知天下之有聲也天下

皆無目則從來不知天下之有色也如病狂易者皆自以爲了了原不知狂易之在何所也七畧九流如瓶瀉水世之儒者所自負也此正如人之廣交者然舉姓名無不歷歷也問居止無不鑿鑿也肥瘦黔皙無不昭昭也及問其高曾祖則茫如也卽其嗜好心曲則又茫如也此遂謂之知未可謂知也然此不知其所知此猶可指事以明之也至於不知其所不知焉則無物可以似之也然則其道奈何曰試再卽大學大易思之夫窮理矣而卽可以盡性至命者何也格物矣而卽可以知至誠正以至明德於天下者何也然則物也者豈非格物之極也然則理也者其非方員之極也乎

可知也而其知亦非解識分別之知可知也此聖人之微言也通源一書其在物理性命之間乎非好學深思者未足以與於此也與宋人觀物明人寤言西人瑠馬實諸書相出入而尤深焉曹氏何人覽姜子之序例而知其學至其掉臂塵繼事親能孝是固楚人之薪樵也許子師於楚人而後官其地遊於楚地而後知其入亦張楚者也楚固多奇士乎柱下漆園青原南嶽出世之學久矣其在楚也

王葉滋

上海人知常德府

沅江譙氏七世同居序

沅江譙氏自前明正德以來至今七世同爨余多其和尤多

常德文徵

卷三

六

其貧而和也蓋饑則均其饑寒則均其寒二百年矣耕讀之外雜以漁樵無私蓄無間言不其難哉守者蒙

恩泣此土每進謁各上憲皆以旌表淑慝鼓勵斯民見屬諄諄不已因以其事聞遂飛章入告

上大喜勅部照例建坊外又

親書世篤仁風四字匾額賜之以示優寵於是譙氏士民男婦百餘口咸進而請曰敗笥敝篋非所以崇

宸翰也草舍繩樞非所以彰

帝眷也欲建

御書樓以標萬年不朽之盛事而無如苦貧其奈之何守者

曰秉彝之好人有恆性敬

君之義人有同情今守者奉

命去矣行橐蕭然貧不能濟貧又奈之何勉捐粟百石繼其食且書此遺之以告同好者

杜光德

字虹山
安路人

龔大萬詩集序

歲甲午予於京師吾邑李雲門太史邸識武陵太史龔荻浦先生先生先於雲門處知予詩兩人相見如素交氣度揮濶列歌綴舞之場時一傾倒不可羈束先生間自吐其所爲詩數篇夷然天秀予顧雲門曰此夙根也雲門領之已而別去

常德文徵

卷三

十九

先生亦遂淹留清秩鬱鬱未大償其志丁酉粵西返

命路經江漢予復遇之其豪宕如舊日因留連以暢其意乃所爲詩淒清芊蔚情事宕激予讀之喜曰此五年一小變也嗣是先生與予仕隱分道棲徙非一情隨境遷頽然將老丁未夏余游鄂渚而先生適自京師歸次漢上相遇舊游之地扼腕今昔而歌聲舞袖如泡影如電光不可復捉杯酒蕭涼意趣頓減兩人亦悼歎因之矣先生復出其詩一卷授予其間如盜驪之展蹄注坂絕塵饑鷹之側翅掠雲失影出沒震盪莫揣端倪子躍然曰此十年一大變也天事果優鍾琢亦至性情所鬱決然一瀉曩者予顧雲門夙根之許益可據矣

夫貴顯華侈之域不足以樹立而沉抑寂寞之鄉多因以表見志塞而後通詩以言志往往然矣吾楚先哲屈宋之撰騷賦靡靡離離光燿不測皆由此道也先生既屈志而歸徘徊恣肆遂臻斯詣亦楚聲也曷不梓而傳之先生曰唯唯否否予方歸武陵之溪放舟于桃源之口按陶公之圖記尋秦人之遺跡秫酒既熟攜我稚子指點鈎遊欣然輒出其抒懷澹澹詩又爲之一變然後哀而集之綜生平之進退盡憂樂之大觀何拘乎一偃蹇一激昂也子姑俟之子因感而自檢其詩不欲遽出以問世也卽條其語以待異日先生之集成而纚纚冠之以爲序乾隆丁未六月旣望

常德文徵

卷三

三

應先烈

改建考棚序

國家造士之典茂矣郡縣設立考棚爲髦士升進之階允宜整齊嚴肅方可鑒拔真才子明非金鑑心凜冰壺除弊矢公有如皦日與郡人士相質固已六載於茲矣惟是常郡考棚建自乾隆二十二年風雨所飄久歷歲月且地屬衢塗時爲阜華在來適館之地夫馬喧囂不無摧敗雖遇試先期諄切飭縣修理而取辦臨時桌櫬多不合式且頭門內外地勢逼小每當衙鼓三號開點唱名生童側足擁立擠不能進兼與市廛緊接易滋弊竇種種未女屢思變置無如常郡數年來

工作頗多自 聖廟 文昌 宮 諸神祠以及各屬書院諸
生膏火皆爲要務次第修舉 繁費難支每一念及考棚辛苦
之地不易初心未嘗不深以 爲歉茲據四邑紳士呈請改建
學畫周詳實獲我心用深嘉 許第事難圖終必需踴躍都人
士卽饒家絃戶誦之風又切 舍舊圖新之念推廣同類捐助
興修務使刻期興工立限報 竣勿爲道旁之築勿爲府怨之
媒是又余之所深望也夫是 爲序